傷寒論淺注補正

傷寒論淺註補正序

醫爲活人術迄今醫道晦盲活人者反以殺人曷勝浩歎素嗜醫寢饋有年每讀仲師傷寒金匱不得其旨參求註解愈多愈昧惟陳修園淺註較明奉爲圭臬乃讀之既久又生疑竇以之臨證處方尤多枘鑿不禁廢書三歎以爲斯道不明勢誠無可如何矣復游海上竊見中國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則今人更勝古人製造之巧格致之精實爲中國所不及則其醫學亦當高出於中國廼於醫院藥房留心咨訪求其證論考其方書器具則精妙無比治法則顢頇異常始知尙形迹而畧氣化凡五運六氣之神妙西醫概未能曉吁中醫既不明西醫又不識

軒歧活人之術反以殺人悲夫戊子秋　唐容川兄經滬上
容川己丑進士前爲諸生名聞三蜀列門下者恒數十人與家
兄雲笠遊謂余每過從知其能醫究未知其精也迨晤海上時
每有疑證問之輒應如響凡人身臟腑經絡明若觀火且其談
三焦更能發人所未發皆以西醫之形迹印證中醫之氣化　則律
不能療者一經　容川診治沉痾頓除人俱驚爲神奇　則津
梁奉之矣常言仲師書淺註雖佳不無遺誤必再補正乃善余
著有中西匯通醫經精義閱之自悟　受讀一過再讀仲景書
前不能解者大半可解乃歎仲景之書如鎖此其鑰也眞鴻寶
歟遂石印行世又爲之請曰醫理雖明醫法未備何不從事傷

寒金匱將所謂補正者肇之於書豈非大千世界火坑中生青蓮耶蓋醫病止愈一人不如醫醫其功當倍於醫病補正云者原以醫前之醫即以醫後之醫旣醫醫愈矣將已愈之醫治未愈之病其所活當不啻恒河沙數越兩寒暑補正書成捧讀之下疑團冰釋實爲軒岐功臣足以羽翼仲景醫道當從此昌明使活人之術不致殺人則天下幸甚後世幸甚皆

大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仲夏夔門鄧其章雲航謹敘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補正

目錄

卷一中

辨太陽病脈證中 計八十一節

附太陽方

卷二

辨陽明病脈證 計八十節原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今與古本兩節合爲一節

附陽明方

卷三

卷四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 計五十五節

附厥陰方

卷七

辨霍亂病脈證 計十一節

四逆加人參湯　理中丸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計七節　辨痙溼暍脈證

燒裩 [illegible]　枳實梔子豉湯

牡蠣澤瀉散　竹葉石膏湯

案內臺正方一百一十三道今少禹餘糧丸實一百一十二道此上古相傳之方伊尹湯液經以治百病非獨傷寒設也仲景得其書而神其用

建安紀年以來惆族親之死亡傷寒者十居其七遂屛去習俗傷寒方所以此方爲救治變以此名書其實非傷寒專方也今之病家一聞說及則曰傷

寒門各方老書相戒不可用況我非傷寒病乎心甚疑之疑而不服服則可服而又服則多事矣余故著醫方顯其自然說於後

附識一道　附錄六首

傷寒淺註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業屬於士。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 修園以名孝廉。宰燕素精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 修園精於醫其治民可知矣 修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辨其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 修園之心何其大而遠也。余視學入

閩因署中診視獲與　修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一瞭如指掌仲景爲郡守而作論　修園爲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之書哉是爲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譔

長沙方註小引

漢藝文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爲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眞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聖之方爲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明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

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尅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爲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漬去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興韻之。其詩爲藥證分兩煮法服法等所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六卷於後。命男蔚 按方而細註之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捷便之法云

修園陳念祖并題

〔補　曰〕修園此引原載傷寒方歌括中。今因方證當合勘。故敗其方註。編入原文。合爲一書。以便查對。並將此引亦採入焉。意在專爲仲景之方證發明而已。故不存修園本書面目。讀者當知著書各有本意。若要觀陳書舊本。則自有陳書在。幸勿譏吾書之割裂也。

仲景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乎。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

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惷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徃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陽陰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臟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

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 長 沙 太 守 南 陽 張 機 仲 景 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卽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卽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卽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況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賚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駡。然實是爲病家深

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爲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

方是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行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舉世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此論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若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豈是己之身與心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

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源。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得之。不是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中千百世後迯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闢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應旄。新安人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從仲景原文。以爲注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竄亂。不可爲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之純。則仲景必許爲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爲大宗師矣。

【補曰】仲景序中。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此數句已括全書大義。蓋傷寒以六氣立論。而此序則以五行開宗。五行爲體。六氣爲用。人稟五行而有五藏。然後有六府。有五藏六府。遂有經絡兪穴。而成有三陰三陽。總皆秉天之陰陽。以爲人身之陰陽。其間藏府經俞貫通會合。必先洞悉。而後可見病知源。病之用藥。亦因藥在萬類中。同稟五行之運。故借以治人之病。要皆天地萬物陰陽一體之義。仲景此數句。最有包蘊。故曰元冥幽微變

化極難自非高才妙識豈能探其理致哉。吾於各經篇首。特補總論以明此旨。

［正　曰］鄧雲航云。仲景自序。明言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傷寒六經爲六卷。後附三章爲一卷。金匱要略九卷。二書共合恰得一十六卷。金匱當是雜病論。即以此序之卷數。而知之也。金匱之名。亦疑後人所加。又觀傷寒論後痓濕暍篇。仲景曰。此三種宜應別論。以與傷寒相似。故見於此。所謂應別論者。即謂應列入雜病論也。故復於金匱之首。列此三證。足見金匱即是雜病論。嗣經王叔和。添辨脈平脈等證。冠於傷寒之首。而傷寒之卷數已亂。又不知何人將雜病論題爲

金匱要略，復於卷後。添俗傳雜療方，為第十卷，狗尾續貂，混殽已甚。陳修園刪去辨脈平脈等篇，論有卓見，而猶存雜療方，不免遺累，且陳書分卷。亦與仲景未符，今應刪去雜療方。將傷寒論依六經分為六卷，後附三章又為一卷，合之金匱九卷，適符仲景原文一十六卷之數，然則仲景二書，實為合集，仲景此序亦是合序，並非單序傷寒也，讀者將兩書合讀，則融會貫通。毫無遺義矣，雲航此說，至為精確，當即從之，將二書卷數釐正，復還其本來面目。願與天下讀者共訂證焉。

淺註凡例

一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藝文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耑以方藥爲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爲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爲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爲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

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其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成無己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庵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論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

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爲熱。直中爲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庵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過枉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襯

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爲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旣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頓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爲註解。余自讀之後。神明與洽。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

血氣之生始。經衇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熱實寒虛。溫清補瀉。無不悉備。凡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爲眞陰眞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襯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鶩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襯以小註。採各家

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着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己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爲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爲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聊攝成無己詿解。此爲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繹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

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所以存其眞也。

補正凡例

一修園書遵從二張。兼採各家。至爲精當。而猶有缺誤者。只因唐宋後。無人親見臟腑。於內經所論之陰陽氣化。多不著實。二張力求精深。於理頗詳。而於形未悉。不知形以附氣。離形論氣。決非確解。近出西洋醫法。所論形迹至詳。惟西醫略於氣化。是其所短。然即西醫之形迹。循求內經之氣化。則印證愈明。乃知修園二張。所以尚有缺誤者。西醫未出。無考異之書。中醫失傳。窮鑽研之力。終未能瞭如指掌也。余幸生今日。既得羣賢誘之於前。又得西醫證之於後。先將內經參透。然後知此書註解。尚有缺誤。必須補正。乃爲完善。意在爲淺註

之功臣。並非志存攻訐。識者鑒之。

一唐宋後不知三焦爲何物。於水道出入。氣血往來。臟腑連絡。多不能明。醫林改錯。極詆其謬。而另言人有氣府。即雞冠油。西洋醫書。亦斥三焦之妄。而言另有連網。中國不知。豈知雞冠油連網。即內經所謂三焦也。西醫言水從連網中入膀胱。醫林改錯。言水從雞冠油中入膀胱。證以內經。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適相符合。焦古作[illegible]。又作膲。余曾見日本內經。凡三膲均書作三膲。蓋膲誤作瞧。亦猶膲省作焦。今人失考。誦焦爲赤。以三焦爲空腔子。註家之誤。多由於此。以必須補正。庶幾修復明故。吾於仲景所論。涉於三焦之證。特加詳

明於少陽總論。尤推闡焉。

一原註每經篇首。未立總論。隨文散釋。讀者難於會通。以無綱領也。吾於每經。特補總論一篇。以明大指。讀者先讀總論。然後再讀原文。自然貫通。且六經總論。當一齊讀熟。然後讀原文。自如桶底脫

一仲景原文。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八十一難。凡我註家。自不應參以後說。然近出西醫。其論形迹有足證明內經者。間亦採入註中。非正西醫。正以內經奧義。近代失傳。西醫有足發明。則採取之。正所以遵從內經。期與仲景原文符合。又有時並駁西醫。非攻西醫也。只借以明原文而已。要使聖學昌

明其毋爲後世末學則混亂則幸甚矣豈有疆域之見哉

一淺註切當者固足遵守即義不甚精而理有可通者亦存而不論惟義有紕繆則正之加正曰二字義有欠缺則補之加補曰二字非欲揭其短正以輔其長也修園有知當亦諒我我有所短尤望世人規我也

一原文傳寫既久難保一無訛字文義深奧安能一一盡釋修園逐節逐句照例必加註釋於萬無可通者亦强通之反滋疑誤吾於此等特加闕疑二字待質高明庶於原文可告無罪讀淺註者亦免生滋弊也

一修園將方註立爲歌括另成一部讀者不便查對今特編入

原文註下則讀證讀方可互勘以明其理也。

一歌括爲初學梯階陳氏用心亦佳然另立爲部則可加歌括。今既收入原文。若加歌括便非詁經體裁故不採入。

一凡仲景之方與證針鋒相對。一絲不差須於註證後即註方。乃能合勘。修園分部註方已有未合。而其方下。又引內臺原文。建安許宏集議謂與傷寒論詳略不同意在博採以示詳也。不知內臺許宏集議已非仲景原書。其所列之證與方。多有不合。不得攔入仲景方中。恐生支離也。

讀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爲序例。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旨。反因以晦。甚矣著作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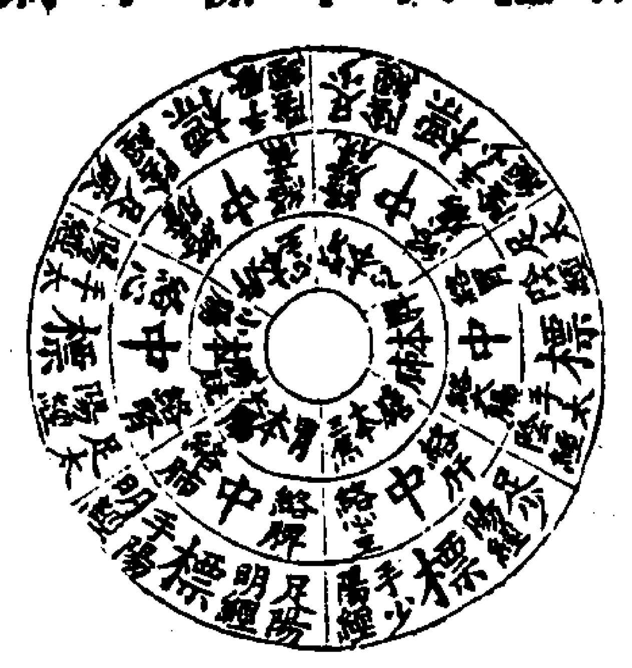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讀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邃難測。即王太僕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

未見透澈。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詢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闡於後。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六經之氣以風寒熱濕火燥爲本三陰三陽爲標本標之中見者爲中氣中氣如少陽厥陰爲表裏陽明太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表裏相通則彼此互爲中氣義出六微旨大論

藏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標本藏府爲本居裏十二經爲標居表表裏相絡者爲中氣居中所謂絡者乃表裏互相維絡如足太陽膀胱經絡於腎足少陰腎經亦絡於膀胱也餘倣此

按至眞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火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

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金以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爲有餘知有餘之爲病。亦當知其不足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足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息逆其化者化之變。直其變則强弱爲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

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足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穎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補〕曰內經所言某經之上某氣治之之上云者。蓋謂藏府爲本經脈爲末。是藏府居經脈之上。故稱上焉。由藏府本氣循經脈下行其中絡者。中之見也。中見之下。其經脈外走手足以成六經。又各有太少陽明三陰之不同。則係六氣之末矣。故曰氣之標也。前二圖至爲明晰。惟於各經本氣尙未發明。余特補之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言少陽經之上爲三焦膽腑司人身之火氣。三焦即油網。論詳補例中。三焦之原

根於腎系名曰命門由腎系生出兩大板油由板油生出網油上生胸膈前連包絡而後附於脊與肝相連通於膽系命門坎中一陽行於三焦只是陽氣不名爲火惟上通於膽得肝木之生化則成火矣所謂空中有火麗木則明蓋必麗於木而後稱爲火故三焦中之陽氣乃火之根惟上合於膽乃爲麗木則明之火是膽爲火之燄三焦爲火之根而肝木則是生火之物故論火以膽與三焦爲主膽中所藏之火出入皆以三焦爲路道而託根又在腎系故膽與三焦同司火化世言肝膽包絡皆司相火心爲君火此後世之說其實非也內經明言厥陰之上風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少陰

心腎同司熱氣不得名火熱與火後世無分曉故混稱君火相火不知天之陽氣必麗於木乃爲火之實體若發於水中積爲烈日亦祇是熱氣不名爲火故內經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少陰坎中之陽氣上交於心而爲心陽如天之有日司人身之熱氣與火不同乃先天之陽化生氣血之本也火與熱其辨如是至於燥氣又與火熱不同火熱皆屬陽而燥氣有陰燥有陽燥是以異焉蓋燥與濕對濕爲水火相交之氣燥爲水火不交之氣究水火之所以不交則由於金性之收收止水火各反其宅故神名蓐收令司秋月草木枯槁水泉涸竭是爲燥金用事之驗人秉燥金之氣爲陽明經夫金氣

收而水火不交。是爲燥。則燥者。水火消耗之氣也。腸胃所以能化飲食皆以其燥能消耗之也燥化不足。則不消水。燥化太過。則傷津液陽燥是水不濟火。此證最多陰燥是火不蒸水此證間有此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之義也溼者土之本氣土旺長夏正水火相蒸之候水火相合遇木則腐而成土遇金則化而歸土。故土又旺於四季。蓋必水火金木相合而化然後成土是以洪範土居五行之末尤先要水火相蒸。有此溼氣。然後能腐化百物以成土土在天地間乃陰體之極大者也人秉之而爲太陰脾經脾之氣化。全以溼氣爲主故曰太陰之上溼氣治之毋令太過不及則脾土安和也。夫人之

身主血分居內者。太陰爲大。主氣分居外者。太陽爲大。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治之。言太陽經氣居外以爲衛元陽之氣也而此氣實發於膀胱寒水之中。膀胱爲腎之府主小便。凡人飲入之水從腸胃入三焦油網從油網入膀胱如天之有海水之有經隧北方寒水之氣而能導引心火淸利三焦皆賴寒水之功用設人無此寒氣則不足以濟燥火熱故寒水之氣。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此水之所以能化氣衞外者則又賴心火下交。而水化爲氣也。義詳太陽總論寒與風不同水化氣升爲太陽寒水之氣化陽生陰退。爲厥陰之木之氣化。厥陰爲陰之盡陰盡陽生而和風生焉於卦爲震於人爲

肝以肝體論。得心脾之陰血。凝結成質是爲陰體。如震卦之上二陰爻也。肝中之系連於脊下連腎系。得腎水中之一陽所發生。如震卦之下一陽爻也。名厥陰者。以其體陰。又曰風氣治之。以其用陽。陰盡陽生。是爲和風。風氣和而百體暢。厥陰經所以司氣者如是。太過不及。則必生病焉。論詳厥陰篇。

按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輙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徙更輙可窮變。六經署而表裏分。陰陽劃矣。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署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

按六經之爲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胃虛實三字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益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爲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遁情矣。　鞕音硬堅也　蚘音蛔食蟲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爲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營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爲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爲至陰。無熱可發。因爲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爲封蟄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蔽。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致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後熱者。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

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周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嗇嗇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膂。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著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卽身寒之謂也。

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爲膚表之第一層故必首傷太陽也。然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韶註云。此又

値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常從胻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強几几也。陽明有中膺中面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鞕也。少陽有中頰中脇之別。中頰則口苦咽乾。中脇則脇下痞鞕也。此岐伯中陽溜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胻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還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證。是寒邪還府也。三陰皆有可下證。是熱邪還府也。此岐伯中陰溜府之義

按張令韶云。傳經之法。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氣以次相傳。週而復始。一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傳於少陽。則見少陽證。傳於三陰。則見三陰證。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大關目也。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來復於太陽。復又見頭痛發熱之

證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爲一。分而爲三。所該者廣。今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槪無形。故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爲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太陰之爲病。其義可思矣。況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太陰肺之證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

少陰為樞。此數語為審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何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一日太陽至六日厥陰之數。週而復始。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證。再按各經值日之主氣。定其微甚。卜其生死。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一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眼目。不可只作閒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可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

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人。經氣之傳。無所憑驗。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自得病之日。即從太陽逆傳。一日一經。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死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補　曰〕有病由陽而陰。正氣逆行。如天之五星逆行退舍。乃其變也。必待病退。然後正氣復其常。則仍順行而由陰出陽。循行而不自覺。此言傳經之理。至爲精當。讀者當體會也

按朱元後醫書。皆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熱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白通理中等方。俱爲直中立法。何以謂之直中。謂

不從三陽傳入。逕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爲熱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百年來。相沿之法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爲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有初證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大下之。是寒熱俱有直中。世謂直中皆爲寒證者非也。有謂遞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盛則從化。余揆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爲熱化寒化。今試譬之於酒。酒取諸水泉。寒物也。酒釀以麯蘖。又熱物也。陽藏

之人。過飲之不覺其寒。第覺其熱。熱性迅發則吐血而瘡諸熱證作矣。陰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熱。但覺其寒。寒性凝滯則停飲腹脹。泄瀉諸寒邪作矣。知此愈知寒熱之化。由病人之臟而分也。何謂誤藥而變。凡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熾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相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所謂寒化熱化。由誤治而變者此也至云寒邪不相傳更爲不經之說。仲景云。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此三陽陽邪傳入三陰。邪從陰化之寒證也。如少陰證下利白通

湯主之。此太陰寒邪。傳入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入厥陰之寒證也。誰謂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末段採吳氏說。本註略有異同然大證卻不相傳。

按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趺陽少陰並舉。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趺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趺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

心營肺衛。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且足太谿穴屬腎足趺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趺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趺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趺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營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別出右關二字。執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趺陽之爲得也。兩尺主乎下焦而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執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爲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爲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

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

［正　曰］仲景診脈是人迎趺陽寸口大谿。周身遍求。至爲精詳。乃古法也與今之診法不同。修園欲强通其說將偏診之法。攔入寸口。爲今人說法則可爲仲景作註則不可修園此論。殆不可從。

［補讀法曰］仲景文法。有引彼以例此者。有因此而及彼者。譬如文家有借賓定主法。又如刑名有引案比例法。蓋欲明乎此。而又恐混乎彼。勢不得不借彼以例此若讀者不知其文法。將所引他經之證爲比較者。亦不知辨。卽混註爲此經

之證。是膠柱鼓瑟矣。總之仲景書。每論一經之證。而雜引他經。非本經而見他經之證。實引他經之證。以較勘本經耳。如厥陰篇之此非蚘厥是自明其非厥陰證。乃引少陰之厥。以相證也。又如少陰之厥有四逆散厥陰之厥有四逆湯皆非本經之證只是引他經以爲比而已若不分別見其論列何篇卽註爲何經之證則將賓作主矛盾叢生讀仲景書故當先講文法庶幾賓主不混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首終